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周口新发现”系列报道之四

观旧址听事迹 追忆历史岁月



□晚报记者 王晨文/图

在川汇区沙颍河南岸，与贾鲁河交汇处，东距中州大道沙颍河桥约100米的地方，就是大渡口码头遗址。大渡口码头不仅见证着清代和民国时期周口的由来、漕运经济的兴衰，同时也是清末周口人民“抗厘杀卡”斗争的历史见证。如今再次漫步河堤，走着熟悉的道路，只看到附近的居民在河畔一边洗衣一边说笑，不远处几名老者正专心垂钓，而那些永恒的历史却都被沙颍河无声的波涛记录着、诉说着。

沙颍河南岸大渡口码头遗址长约380米，宽1.6~14米，码头高1.1~1.5米。码头东部较窄，仅有1.6米宽，是为了方便客商来往，西部较宽，有10米左右，用来停靠商船。码头底部青砖平铺，上砌红石，大部分被泥沙所覆盖，西部存有加固码头的一排排木桩。码头遗址仅在枯水期才浮出水面。这段码头北侧用木桩加固宽约6米，建于明、清时代，大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停用。码头还保持原来的面貌，它的存在见证了周家口商业繁华和漕运的兴盛，2002年被周口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家口这片沿河之地，在明朝以前还是荒郊野渡，属于附近一些村落的耕地边沿之区，间或有人泛舟河上，捞些鱼虾换钱自用。至明初，偶有入沙河北岸依寨结庐，渐次成墟集，名永宁集（在今川汇区西岸）。永乐初年，沙南商水所辖子午街北头又成墟集，与北岸永宁集交替成市，以供附近农民自产自销交换生活所需。大渡口码头即是周家埠口，它是周口开辟的最早渡口。据史料记载，明初

有一周姓船民在此往返摆渡，故取名为周家渡口，周家口以此得名。

沙颍河在历史上是周口航运的主要河道，其航运历史悠久，自战国即有木船往来，明清和民国时期漕运发达，帆船云集，码头众多，成为当时货运装卸的平台。这3处现存的清代码头，一处在新街北端沙颍河南岸堤下，为周家埠口，即河南大渡口，东西长达176米，宽2.55米。另两处在中州路大桥北端东、西两侧堤下，东侧码头原名为河北火星庙码头（又叫火星阁渡口），东西长124米，宽5.6米；西侧码头为北寨小渡口，东西长50米，宽5.6米。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由于运河河道经常被黄河泛滥淤泥堵塞，不能通航，海运又经常受到元军残余势力和海匪的扰乱，于是明成祖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辟中原水运，江淮水运与黄河北的水陆联运连为一体，大批物资由江淮地区经颍岐口（今周口东）转运，取道卫河经天津到达北京，周口的漕运开始兴起，这也为周口的崛起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康熙、乾隆年间发展更为迅速，后来逐渐发展为“豫省一大都市也”。当时东来漕运之淮船，改在颍岐口换船入贾鲁河，再沿贾鲁河北上直达朱仙镇，过黄入冀，经天津到达北京。那么，所谓的“换船”，又是缘何而起呢？原来，江淮之舟造型多呈元宝状，两头上翘而船头尖，吃水较深又利于分水破浪，此其利也。但是行至周家口后，沙颍河水量比江淮大减，加上贾鲁河水道相对较窄，原舟已无法适应，必须改卸到“对联划子”上，才能继续行进。对联划子，也叫对头划子，具有吃水浅、平底宽长、载重大之特点。它由前后两节组成，一般长达25米，宽近4米，立有双桅，最多可载重80吨上下，吃水却只有2米左右。折算一下，一组对联划子的载重，几乎相当于两节半旧式火车铁厢之量，以此水运，是何等威风！正是凭借这“换

A 沙颍河南岸大渡口码头遗址



船”之利，打破了周家口往昔的寂寞与平静，使之逐步驶入长足发展的快车道。一个白天人声喧嚣、夜晚万点渔火的内陆码头，仿佛在一夜之间焕发出无限生机，周家口在明代大兴漕运的力量推动下，慢慢名声大噪，越来越热闹。

三川上下，日夜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樯橹林立，往返穿梭。这条黄金水道之承载，已远不仅限于漕运，盐船、粮船、货船也大量交织其间，来往不断。有资料显示，其时东起界首西到襄县，各地码头共拥有货船超过万艘，仅周家口船户七百多家，拥有船舶千艘以上。往来货运，以周家口为中心，上水多用“扑艄子”船，下水则以对联双桅划子为主。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同时吸引外地商界的关注，先后有十四省行商巨贾、能工巧匠，纷纷来周投资兴业，力谋发展。五方杂处，精华纷呈，促使周家口日益上升为东邻淮泗、西控秦晋、南连江楚、北

通燕赵的特资交流要冲，豫东新兴的商品交流集散重镇。当时，六安的茶麻、两湖的竹木、江南的丝绸、两广的糖纸、天津的海盐、山西的铁器、蒙疆的骡马，连同省内豫西的山货煤炭、新郑的红枣、杞康的棉花、淮陈的黄花菜，以及本地产的粮油皮毛等等，均荟萃周家口，行銷各地。

咸丰九年（1859年），周家口人民的“抗厘杀卡”斗争也发生在这个码头，当时附近各个码头的搬运工人成为“抗厘杀卡”斗争的主体。当年，清军将领胜保率兵驻扎安徽太和，镇压捻军，由于给养被捻军所阻，供应发生恐慌，当时，何熙宸建议，周家口工商商业繁荣，财源丰茂，可设卡抽厘。胜保遂采纳此建议，委派何熙宸任周家口厘金总办。周家口工商界得悉这一消息，群情激愤，痛斥何熙宸引狼入室，贻害地方。在工商界的组织下，运粮工人、码头工人纷纷行动起来，抵制设卡抽厘行为。群众焚烧何宅，

何熙宸星夜逃往太和，向胜保求救。胜保立即派100余名官兵乘坐炮船于农历八月初四到达周家口，泊船贾鲁河口，拦截过往商船，强行征收厘金。船民与之说理，双方发生冲突，清军开炮轰击，群众伤亡80余人。正在码头装卸的300多名工人见清兵屠杀手无寸铁的商民，义愤填膺，挥舞抬货木杠，奋勇冲击，杀死全部清兵，并捣沉4艘炮船。胜保闻讯，准备血洗周家口，周家口人民也做好了继续斗争的准备。在一触即发的情况下，陈州知府刘拱辰出面调解，周家口派出李庆云、杨和尚等6人，赴太和与胜保谈判，结果双方各有让步，厘金由原来的10%降至5%，李庆云等6人却惨遭杀害。最后，胜保还向周家口工商界勒索抚恤金白银5万两。周家口人民的“抗厘杀卡”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捻军的斗争，也展现出了当时周家口人民不畏强暴、团结一致的大无畏精神。

B 周家口抗日保卫战旧址

抗日战争防御阶段。日寇占领淮阳后气焰十分嚣张，妄图一举夺取周家口，以便切断豫皖交通，与平汉线上的日军会合，然后南下会攻大武汉，占领全中国。当时中共党组织派张侠等人在做14旅的抗战工作，经常向士兵们灌输抗战救国的道理，教抗战歌曲，在士兵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使这支队伍的战士士气非常高涨。周家口抗日保卫战前，张占魁加强正面防御力量，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从沙颍河南岸调来各式土炮，准备迎击日寇。地方保安队和游击队也参加了战斗。战斗共持续了一周左右。最后三天的战斗最为激烈，张占魁几次在前线脱去上衣光着膀子指挥战斗。此役战果辉煌，击毁敌汽艇几十艘，击毙日军千余人，日军指挥官铃木因战败剖腹于周家口东北面黄水窝的破窑中。张占魁因这次作战歼敌有功，晋升为陆军少将。张占魁的英雄事迹有口皆碑。周家口和上蔡、商水、项城等地群众，抬着很多衣服、鞋子、毛巾和宰好的猪羊，到14旅驻地慰

劳抗日有功的将士。

张占魁曾任国民党中央军副军长，他的一生可能有功有过，不知是何原因，当地人对他的过知之甚少，而将他的功广为流传。可能是家乡人的原因吧。据传张占魁曾先后跟随冯玉祥、蒋介石，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立下不少战功。曾担任张占魁勤务兵的刘汉林老人每每谈起张占魁手掂两支盒子枪赤膊上阵、指挥战斗的情景，就眉飞色舞，听者如身临其境。

张占魁自幼家境贫寒，全家6口人挤住在两间破草屋里，父亲张货一副担子挑他兄弟俩外出要饭，常常三两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张占魁14岁时为生活所迫，到本地东岸乡套楼村给人当“磨把”，一年三斗半麦的工钱，是全家人唯一的固定收入。繁重的劳动加上主人的打骂，他干了不足两年，一次因为偷吃一个馍被主人用磨棍打了出来。无奈，张占魁约了几个同龄的孩子到周家口混饭吃。当时，恰逢冯玉祥的部队在周家口招兵买马，他就产生了当兵的念头。当时

流传着一句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一听说当兵，几个小伙伴都先后跑回了家，而张占魁却毫不犹豫地坐上了招兵的军船。因为年龄小、张占魁个头儿又低，只当了一个只管吃饭不发饷的“备补兵”，给一位长官牵马。由于他踏实能干，加上勇敢果断的性格，在部队连续干了不少显露头脸的大事，很受冯玉祥的赏识。时间不长，就由排长升至连长，后一直升做团长，当团长不到三年，又被冯玉祥破格晋升为骑兵14旅旅长，一直做到了河南的剿匪司令。

张占魁从小就很有志气，有一股倔劲儿，离家后他没往家里写过一封信，家人大多都认为他已不在人世。直至当了旅长回家探亲，乡亲们才知道这个当年外出闯荡的小子出息了。张占魁出身贫寒，对穷人有同情心，回乡不摆架子，遇到灾荒年，还经常接济乡亲和穷哥们儿。据说，张占魁首次探亲到柴庄西头就下了马，步行一里多路到家，沿途见人先笑后说话。到家后的第二天，他脱下军装，身

步行来到周口市川汇区新街东侧的一处宅院，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引导讲解，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周家口抗日保卫战旧址。院内密密麻麻的晾衣绳上搭满了衣物，杂物也都凌乱地堆着。与周围现代化的水泥建筑相比，这个古老的灰瓦建筑略显沧桑，默然伫立，屋顶上野蔓丛生。

周家口抗日保卫战旧址现存主房、北厢房，主房为坐东朝西的两层楼阁，南北长约9.7米，进深约5.2米，面阔三间，三架梁，灰瓦硬山式建筑，前出檐宽1.5米，檐配四柱，柱头饰变形龙首，雀替为回形木格花饰，两侧饰莲花垂柱，墀头饰砖雕花纹。二楼开有三立窗，窗上部饰有砖雕花纹；北厢房坐北朝南，东西长约9.5米，进深约4.6米。该院为抗日战争时期周家口驻军张占魁旅长的住宅，当时人们都叫它“张公馆”，原旧居有三节院落，近年拆除一节，如今川汇区居民侯杰居住在这里。

“张公馆”旧主人张占魁，号伟勋，1897年出生，河南上蔡东岸乡人，国民党陆军中将。张占魁最让人生津乐道的，是1938年在周家口和日本人作战的事。张占魁驻防周家口时任骑兵第14旅旅长，当时正处于

着便服，外出拜访。张庄、牌坊刘两个村里，凡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他挨个儿到家里坐一遍，给每位送一块银元。在家的日子，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谁要以官衔称呼他，他立马不高兴，说“在恁面前我还是小道，旅长不是恁喊的”。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当地闹饥荒，张占魁得知后还捎信让弟弟张魁武给乡亲们发赈灾粮。

一个人发迹之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在周家口流传的“一棍打出个将军”就是说的张占魁。在许多了解张占魁的周口老人的记忆里，张占魁在老家没做啥恶，加上他地位显赫的时候确实为家乡做过一些好事，所以，张占魁在他们心里仍是一位英雄。张占魁从参军到发迹以后驻防周家口，作为一位叱咤风云的国民党军中豪杰，在周口留下了不少神奇传说。张占魁旧居的发现是周口军民抗战的一个有力见证，更好地证实了当年周口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取得大捷的史实。